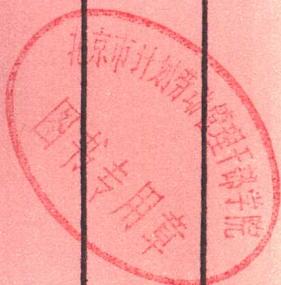


現代家書选





# 现代家书选

张王  
康辑  
白国谷

编注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# 现代家书选

黄康白 王辑国

张 谷 编 注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0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 787×1092 1/32 8.125 印张 插页2 200 千字

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6500 册

书号：10113·345 定价：1.50 元

## 前　　言

书信这种文体，在我国已有悠长的历史。据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书记》中介绍，春秋时代，随着诸侯之间政事访问的频繁，书信便被广泛地应用。魏晋以后，朋友之间、上下级之间、家属之间的书信往来就更普遍了。不少书信，或因其内容佳好，或因其言辞奇丽，或因其气魄雄伟，或因其感情充沛，各以不同的风采成为佳作而流传下来。一般地说，书信是最不掩饰，最能显真面目的文章，用刘勰的话来说，就是贵在“尽言”，而家书在这方面尤其如此。

收入本书的七十八篇家书，都是辛亥革命以来直至当前的作品。入选之作，大体是从作者、书信内容以及书信写作技巧三个方面来考虑。在作者方面，我们尽可能选择一些在政治、军事、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；在内容方面，尽可能选一些思想性、知识性较强，对我们现实生活有指导和教育意义的作品；在写作技巧方面，尽可能选一些文情并茂，有较高欣赏价值的文章。鉴于我国历来有以诗代信的习惯，我们还选入了少量的诗作。但是，由于我们手边的资料不全，有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写的很富有历史价值的家书，无法收入本书中，这不能不是一个遗憾。

这本家书，我们是按作者出生年月的先后为序列入编排的。为了帮助一些青年读者更好地理解家书写作的背景、内容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，我们对每个作者的家书，都根据其不同的

BB 21/06

特点，作了简单的评介。我们所作的评介，力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进行分析研究，但限于我们水平不高，错误在所难免，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。

# 目 录

林 纪	
示儿书	( 1 )
孙中山	
给宋庆龄遗嘱	( 11 )
章炳麟	
致汤夫人书	( 13 )
廖仲恺	
留诀内子	( 19 )
诀醒儿、承儿	( 20 )
黄炎培	
给永华的信	( 22 )
徐特立	
给儿媳徐乾的信	( 24 )
徐乾三十初度	( 25 )
马君武	
别内子	( 28 )
鲁 迅	
致许广平(二封)	( 31 )
致母亲	( 34 )
蔡 钊	
护国战争中致潘夫人书(三封)	( 39 )
冯玉祥	

训子书	(45)
<b>谢觉哉</b>	
给子女的五封信	(49)
<b>朱执信</b>	
致四弟秩如书	(59)
<b>陶行知</b>	
晓庄开学勉励桃红	(62)
教小桃不要做书呆子	(63)
给文渼妹的信	(64)
给母亲的信	(66)
<b>郭沫若</b>	
赴解放区留别立群	(71)
<b>毛泽东</b>	
致毛岸英、毛岸青	(74)
致毛岸英	(75)
致杨开智	(76)
<b>顾颉刚</b>	
给女儿顾漫的信(四封)	(79)
<b>恽代英</b>	
致子强弟书	(89)
致葛季膺书	(92)
<b>吉鸿昌</b>	
就义前给妻子的遗书	(96)
<b>刘伯坚</b>	
就义前给兄嫂的遗书(节录)	(98)
就义前给妻子的遗书	(100)
<b>王若飞</b>	
狱中给舅父的信	(102)

<b>刘少奇</b>	
给儿子刘允若的信（节录）	(108)
<b>闻一多</b>	
给父母亲的信（二封）	(114)
<b>冰 心</b>	
给父亲的信	(120)
给母亲的信	(129)
给弟弟的信	(135)
<b>陈 毅</b>	
给哥弟的信（节录）	(141)
示丹淮、并告吴苏、小鲁、小珊	(141)
示儿女	(144)
<b>陈 觉</b>	
就义前给妻子的遗书	(149)
<b>王孝锡</b>	
就义前写给父母亲	(152)
<b>徐 玮</b>	
给家庭的遗书	(154)
<b>任弼时</b>	
给女儿的信	(156)
<b>冼星海</b>	
给母亲的信	(159)
<b>赵一曼</b>	
就义前给儿子的遗书	(166)
<b>左 权</b>	
给母亲的信	(168)
<b>刘 型</b>	
给侄儿的一封信	(172)

<b>邓发</b>	
给堂弟的信	( 175 )
<b>彭雪枫</b>	
蜜月中给妻子的信(二封)	( 178 )
<b>赵云霄</b>	
给女儿的遗书	( 186 )
<b>陶铸</b>	
赠曾志	( 190 )
<b>傅雷</b>	
给傅聪的信(三封)	( 193 )
<b>丁声树</b>	
给妻子的信(节录)	( 205 )
<b>许晓轩</b>	
狱中给哥哥的信	( 208 )
<b>潘瑛</b>	
给弟弟妹妹的信(节录)	( 212 )
<b>何功伟</b>	
给父亲的遗书	( 216 )
<b>毛岸英</b>	
给表舅向三立的信	( 222 )
<b>王孝和</b>	
就义前给父母亲的信	( 228 )
就义前给妻子的信	( 229 )
<b>钱毅</b>	
给姐姐的信(节录)	( 232 )
<b>梁英瑞</b>	
给妻子的信(节录)	( 238 )
<b>张海迪</b>	

给父母、妹妹 (241)

给雪妹 (243)

给舅舅 (244)

**吴建国**

给父母亲的信 (247)

# 林 纾

## 【作者简介】

林纾（1852—1924），近代文学家。原名群玉，字琴南，号畏庐、冷红生，福建闽县（今福州）人。光绪举人，任教于京师大学堂。早年参加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。曾依靠他人口述，用文言文翻译欧美小说一百七十余种，其中不少是外国名著，当时在国内颇有影响，尤以《黑奴吁天录》影响最大。他的译笔流畅，名震一时。晚年反对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，是守旧派代表之一。他能写诗作画，有《畏庐文集》、《畏庐诗存》及传奇、小说、笔记等多种。

## 示 儿 书

谕娃子：尔自瘠区，量移烦剧<sup>①</sup>。凡贪墨狂謬<sup>②</sup>之举，汝能自爱，余不汝忧。然所念念者，患尔自恃囊才，遇事以盛满之气出之，此至不可。凡人一为盛满之气所中，临大事，行以简易；处小事，视犹弃髦<sup>③</sup>。遗不绎心之罅<sup>④</sup>，结不留意之仇，此其尤小者也。有司<sup>⑤</sup>为生死人于衙门，偶凭意气用事，至于沉冤莫雪，牵连破产者，往往而有，此不可不慎。故欲平盛气，当先近情。近情

者，洞民情也。胥役<sup>⑧</sup>之不可寄以耳目，以能变乱黑白。察官意之所不可，即以是为非。察官意之所可，复以非为是。故明者恒轻托之绅士，然吾意绅不如士，士不如耆绅更事多，贤不肖半之，士得官府询问，亦有尽言者。然讼师<sup>⑨</sup>亦多出于流士<sup>⑩</sup>中，无足深恃。惟耆民之纯厚者，终身不见官府，尔下乡时，择其谨愿<sup>⑪</sup>者加以礼意。与之作家常语，或能倾吐俗之良楷<sup>⑫</sup>，人之正邪。且乡老有涉讼应质之事，尔可令之坐语，不俾长跪<sup>⑬</sup>，足使村氓悉敬长之道。死囚<sup>⑭</sup>对簿<sup>⑮</sup>，已万无生理，得情以后，当加和平之色，词气间悯其无知见戮，不教受诛。此即夫子所谓哀矜勿喜<sup>⑯</sup>者也。监狱五日，必一临视。四周洒扫粪除，务必严洁，庶可辟祛疫气。司监之丁<sup>⑰</sup>，必慎其人。黠者可以卖放，愿者或致弛防。此际用人宜慎，宽严均不可过。则衙役既无工薪，却有妻子。一味与之为难，既不得食，何能为官效力。此当明其赏罚，列表于书室中。夫廉洁不能责诸彼辈，止能录其勤惰，加以标识。其趋公迅捷者，则多标以事。凡迁延迟久，不能速两造<sup>⑱</sup>到案者，必有贿托情事，则当加以重罚。不必另标他役，一改差，则民转多一改差之费也。胥役以外，家丁之约束最难。荐者或出上官，或出势要。因荐主之有力，曲加徇隐，则渐生跋扈。严加制抑，则转滋谗毁。要当临之以庄，语之以简。喜愠不形，彼便不能测我之深浅。当留者留之，宜遣者以温言遣之足矣。教民<sup>⑲</sup>健讼<sup>⑳</sup>，务在必胜。轻躁之官，恒左教而右民<sup>㉑</sup>。庸碌之官，又左民而右教。实则皆非也。士大夫惟不与教士往来，故无

藉<sup>①</sup>之民，恃教为符，因而鱼肉乡里。若有司与主教联络，剖析以民情之曲直。教中宗旨，博爱而信天，吾即以天动之。彼迷信久，或可少就吾之范围。吾有新旧约全书<sup>②</sup>一部，尔暇时翻阅，择书中语可备驳诘耶苏教之犯律违例者，类钞而熟记之。彼为教中人，乃不省教书，即以矛攻盾之意<sup>③</sup>，庶免为教焰所慑。且判决教案，以迅捷为上，有司往往以延宕为得计，久乃被其口实，互不可也。下乡检验务随报即行，迟则尸变<sup>④</sup>。且防两造久而生心，故不若立时遣发之为愈。尸场以不多言为上，彼围观者，恃人多口众，最易辱侮。此等事，尔已经过，可毋嘱。披阅卷宗，宜在人不经意处留心，凡情虚之人，弥纶<sup>⑤</sup>必不周密，仔细推求自得罅隙。更与刑幕商之，亦不可师心<sup>⑥</sup>自用。凡事经两人商榷，虽不精审，亦必不至模糊。其余行事，处处出以小心，时时葆我忠厚，谨慎须到底，不可于不经意事掉以轻心。慈祥亦须到底，不能于不惬意人，出以辣手。吾家累世农夫，尔曾祖及祖皆浑厚忠信，为乡里善人。余泽及汝之身，职分虽小，然实亲民之官。方今新政未行，判鞠<sup>⑦</sup>仍归县官，余故凛凛戒惧，敬以告汝。不特驾驭隶役丁胥，一须小心，即妻妾之间，亦切勿沾染官眷习气。凡事须可进可退，一日在官，恣吾所欲，设闲居后，何以自聊？余年六十矣。自五岁后，每月不举火者可五六日，十九岁，尔祖父见背，苦更不翅<sup>⑧</sup>。己亥客杭州陈吉士大令署中，见长官之督责吮吸<sup>⑨</sup>属僚，弥复可笑。余宦情已扫地而尽，汝又不能为学生，作些粗

官。余心胆悬悬，无一日宁贴。汝能心心爱国，心心爱民，即属行孝于我。尔曾祖父母以下至尔嗣父，及尔生母，凡六大忌<sup>②</sup>，用银十二两，此十二两，余欲以汝所得者，市鱼肉报飨。余随时尚有训迪，此书可装池<sup>③</sup>，悬之书室，用为格言。

### 【注 释】

①尔自瘠区，量以烦剧：意谓先在清简贫瘠之地做官，今被调到政务烦剧之地做官。

②贪墨，即贪图财利，狂谬，谓狂妄荒谬。

③弁髦（biān máo），弁，布帽子。髦，是儿童前额的短发。古时贵族男子成年要举行冠礼。举行冠礼时，先加黑布帽，把垂发束好。三次加冠之后，就把布帽弃掉，再不用了。因此“弁髦”在这里是指无用的东西。

④罅（xià），瓦器的裂缝，这里指工作中的纰漏。

⑤有司：指官吏。

⑥胥役：指在官府中办事或供役使的人。

⑦讼师：以代人写状纸诉讼为业的人，称讼师。

⑧流士：终日游荡，无所事事的读书人。

⑨谨愿：忠厚老实。

⑩楷：恶也，良楷，即好恶也。

⑪跽：跪也。

⑫死囚：指已判处死刑的犯人。

⑬对簿：指囚犯出庭受审。

⑭哀矜勿喜：见《论语·子张》：“如得其情，则哀矜而勿喜。”意思是哀怜矜惜，不能以为是欢喜痛快之事。

⑮司监之丁：指管理监狱的人。

⑯两造：指原告被告双方。

⑰教民：即信教的人，这里指信基督教的人。

⑱健讼：善于打官司。

⑲左：不助也；右，助也。

②藉：凭藉，依赖。

③新旧约全书：书名，为基督教之圣经。

④以矛攻盾：见《韩非子》：“楚人有鬻矛与盾者。誉之曰，吾盾之坚，莫能陷也。又誉其矛曰，吾矛之利，于物无不陷也。或曰，以子之矛，陷子之盾，何如？其人弗能应也。”此处是指用圣经的话来驳斥违法教民。

⑤尸变：指尸体发生变化。

⑥弥纶：即弥缝之意。

⑦师心：以己之心为师，谓不虚心也。

⑧鞫（jū）：审讯。

⑨翫：与啻同，止也。

⑩吮吸：剥削。

⑪忌：即忌辰，人死的日子。

⑫装池：即裱褙。

## 【译 文】

### 示 儿 书

挂子：你已从清简贫瘠的地区，调到政务繁忙的地方做官了。我知道，你不会做贪官，不会有狂谬的行为，在这方面，我是不用为你忧心的。但是，令我最担心的，就是怕你自己凭着有当官的才干，遇事就以盛气武断处理，这是万万使不得的。人大凡有了骄傲自满思想，处理大事便容易简单行事，处理小事，又觉得满不在乎。这样就会因为不经心而造成工作中的纰漏，无意中引起别人的不满。当然，这还是小事。在掌握人的生死命运的衙门里做官，遇事意气用事，就往往使人沉冤得不到昭雪，还牵连许多人遭到破产。这，不可不十分谨慎。要克服自满

思想，首先要做到“近情”。所谓“近情”，就是要洞察民情。不要依靠下面小吏和差役来充当自己的耳目，使自己莫辨是非。要知道，这些人往往是看上级官员的面色行事的，看到上级官员有不可的意思时，便会把对的也说成错的，看到上级官员有认可的意思时，又会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。所以精明的官吏，常常把审判的事情去征求地方上士绅的意见。但是，我以为乡绅不如士人，士人虽不如地方老年乡绅经历的事情多，而且其中有好有坏，如得到官府的询问，他们中有的是会什么都对你说的。但是，那些专唆人去告状的讼师，多数来自那些终日游荡的读书人，这些人是不能依靠的。那些年纪大而又忠厚老实的平民百姓，他们一生都见不到官府，你下乡的时候，可选一些老实的人来，对他们以礼相待，同他们一起象谈家常一样谈话，他们便会告诉你百姓的好恶和谁好谁坏。如果乡下的老人因与案件牵连要到公堂对质时，你可叫他坐下来说话，不要让他长跪着，这样就可以促使乡里的人都懂得要尊敬老人。对那些已判了死刑出庭受审的人，已是没有生的希望的了，你知情以后，应该对他们和蔼一些，说话时要表示可怜他们无知和没有教育而致被杀。这就是孔夫子说的，见哀要加以怜悯的意思，不能把悲伤的事当作是愉快的事。对监狱，每五日要去看一次。监狱的四周的粪便垃圾要经常洒扫干净，这样就可以祛病除疫。任用管监狱的人要谨慎。狡猾的人会借此弄权行私，老实的人又会对犯人防范不严。这时候用人宜谨慎，对人宽严要适当。至于衙门内的差役，他们没有固定的薪金，家中却有妻子。如果你一味与他为难，他不得吃，又怎能为你效劳呢。对他们要赏罚分明，要列表放在你的书房里。表上不必登记他们是否廉洁，这样要求他们是过分的，只能登记他们是勤是懒，作出标记。如办公事敏捷的，则让他多出公差，凡是拖延时间，不能迅速把原告被告双方传来的，其中一定有贿赂托情的事，对这样的衙役，则要重罚。也不必另找人去当差

役，因为一换差役，百姓又要多出改差的费用。除了那些差役小吏之外，家中的仆人是最难约束的。推荐来官家当仆人的，不是出于上级的官员，就是出于有财势的人家。他们凭着推荐的人有权有势，你如果对他们宽容，他们就会飞扬跋扈；你如果对他们严格要求，他们就会造谣生事，搬弄是非。因此，对他们态度既要庄重，说话又要简要，喜怒都不要表露出来，使他们猜测不到你是什么态度。应当留用的就留下来，应当辞退的就用温和的语言把他辞退。教徒是很会打官司的，而且一打官司就要打赢。一些轻率急躁的官吏，往往不助教徒而助民。一些庸碌的官吏，又往往不助民而助教徒。其实，两种做法都是不对的。地方上的绅士是不同教徒来往的，所以没有势力作靠山的人，往往就凭着耶苏教的势力来作为护身符，借此盘剥乡里。当官的应同主教联系，一起分析民情的是非曲直。耶苏教的宗旨，是博爱、信奉上帝，我们就要用上帝来感动他们。他们迷信上帝，这样做或多或少可以听得进去的。我有新旧约全书一部，你空时可以翻来看看，选择书中的一些话句，以备驳斥那些违法的教民，这些话句，你要抄下记熟它。他们是信教的人，却不懂圣经，你便可以用这个矛来攻他们的盾，这样就不会为他们的宗教气焰所吓倒了。判决与宗教有关的案件，要以迅速处理为上，有的官吏往往以为拖延才为上计，其实，拖延了就会让他们制造口实，这是最要不得的。下乡验尸，接到报告就要立即出发，去迟了尸体就会发生变化。而且时间拖延了，原告与被告双方的思想都可能发生改变，所以要立即出发才好。在放尸体的现场上，最好不要多说话，因为围观的人多，最容易有侮辱的事发生。这些事情，你是经历过了的，不必多嘱咐了。披阅卷宗时，你要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多留心，凡是不老实的人，逻辑必定不够周密，仔细推敲，就会发现它的破绽。你在发现漏洞之后，与审判的官吏一起商量时，不要自以为是，要虚心一些。凡是经过两人商量的，虽